

㊟ 母親的教誨

胡適

每天，天剛亮時，我母親便把我喊醒，叫我披衣坐起。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少了。她看我清醒了，便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，說錯了什麼話，要我認錯，要我用功讀書。有時候，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。她說：「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，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，你要學他，不要跌他的股。」她說到傷心處，往往掉下淚來。到天大明時，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，催我去上早學。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裡，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，便跑到先生家裡去敲門。先生家裡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裡遞出來，我拿了跑回去，開了門，坐下念生書。十天之中，總有八、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。等到先生來了，我背了生書，才回家吃早飯。

我母親管束我最嚴。她是慈母兼任嚴父。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，打我一下。我做錯了事，她只對我一望，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，便嚇住了。犯的事小，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時才教訓我。犯的事大，她等到晚上人靜時，關了房門，先責備我，然後行罰，或罰跪，或擰我的肉。無論怎樣重罰，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。她教訓兒子，不是借此出氣叫別人聽的。

有一個初秋的傍晚，我吃了晚飯，在門口玩，身上只穿著一件單背心。這時候，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，她怕我冷了，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。我不肯穿，她說：「穿上吧！涼了。」我隨口回答：「娘（涼）什麼！老子都不老子呀！」我剛說了這句話，一抬頭，看見母親從家裡走出，我趕快把小衫穿上，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。晚上人靜後，她罰我跪下，重重地責罰了一頓。她說：「你沒有老子，是多麼得意的事！好用來說嘴！」她氣得坐著發抖，也不許我上床去睡。我跪著哭，用手擦眼淚，不知擦進了什麼黴菌，後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，醫來醫去，總醫不好。我母親心裡又悔又急，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，有一夜她把我叫醒，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。這是我的嚴師，我的慈母。

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，受了極大極深的影響。我十四歲（其實只有十二歲零兩三個月）便離開她了。在這廣漠的人海里，獨自混了二十多年，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。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，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，如果我能寬恕人，體諒人——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。

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，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。那年冬天，祖母死了，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，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！我從北京到徐州，打算跟著父親奔喪回家。到徐州見著父親，看見滿院狼藉的東西，又想起祖母，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。父親說：「事已如此，不必難過，好在天無絕人之路！」

回家變賣典質，父親還了虧空，又借錢辦了喪事。這些日子，家中光景很是慘澹，一半為了喪事，一半為了父親賦閒。喪事完畢，父親要到南京謀事，我也要回北京念書，我們便同行。

到南京時，有朋友約去遊逛，勾留了一日，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，下午上車北去。父親因為事忙，本已說定不送我，叫旅館裡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。他再三囑咐茶房，甚是仔細。但他終於不放心，怕茶房不妥帖，頗躊躇了一會。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，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，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了。他躊躇了一會，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。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，他只說：「不要緊，他們去不好！」

我們過了江，進了車站。我買票，他忙著照看行李。行李太多了，得向腳夫行些小費才可過去。他便又忙著和他們講價錢。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，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，非自己插嘴不可。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，就送我上車。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，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座位。他囑我路上小心，夜裡要警醒些，不要受涼，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。我心裡暗笑他的迂，他們只認得錢，託他們直是白託！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，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？唉！我現在想想，那時真是太聰明了！

我說道：「爸爸，您走吧！」他望車外看了看，說：「我買幾個橘子去，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。」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，有幾個賣東西的等著顧客。走到那邊月臺，須穿過鐵道，須跳下去又爬上去。父親是一個胖子，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。我本來要去的，他不肯，只好讓他去。我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，穿著黑布大馬褂，深青布棉袍，蹣跚地走到鐵道邊，慢慢探身下去，尚不大難。可是他穿過鐵道，要爬上那邊月臺，就不容易了。他用兩手攀著上面，兩腳再向上縮，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，顯出努力的樣子。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，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。

㊦ 心囚

杏林子

在許多人眼裡，我看來多麼像是一個囚犯，一個被病禁錮在床的犯人。

是的，自從小學六年級時，我被一種叫做「類風溼關節炎」的怪病纏身之後，就逐漸失去活動的自由。年復一年，我全身的關節都受到病魔的「轄制」，有如戴上一道道無形的鐐銬。

腿不能行，肩不能舉，手不能彎，頭也不能自由轉動。甚至，我連吃一口心愛的牛肉乾的權利也被剝奪了，因為咬不動。

二十多年來，生活的天地僅限於六席大的斗室之中，屋外春去秋來，花開花謝，似乎都與我無干了。就像一個被判無期徒刑的犯人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見「天日」。

想像中，這樣的「犯人」一定是蒼白憔悴、鬱鬱寡歡的吧！剛剛相反，因為我了解真正能夠囚住我的，不是身體上的疾病，而是心理上失望、悲觀、頹喪、憤怒、憂慮，築成了一面看不見的網，隨時準備將我陷在中間。一個人只要能突破心靈的枷鎖，這個世界就再也沒有什麼能困住他的了。如今，我活得無憂無慮，也自由自在。而世上多的是身體健康，卻心理不健全的人；多的是表面歡樂，卻心中痛苦的人；多的是行動自如，卻找不到一條正確人生方向的人。

有些人看似生活得繁華熱鬧，卻往往是天底下最寂寞的人，因為他們把自己的心封閉了。

還有那些沉溺在罪惡中無法自拔，迷戀在情慾中無法脫身，以及為名利權勢所左右迷失了自己的人，他們看似自由，卻心陷囹圄。

比起我，到底誰更像是囚犯呢？

④ 田園之秋選

陳冠學

九月七日

摘了一整天的番薯蒂。

下午大雨滂沱，霹靂環起，若非番薯田在家屋邊，近在咫尺，真要走避不及。

低著頭一心一意要把番薯蒂趕快摘完，霎時間，天昏地暗，抬頭一看，黑壓壓的，滿天烏雲，盤旋著，自上而下，直要捲到地面。這種情況，在荒野中遇到幾回。只覺滿天無數黑怪，張牙舞爪，盡向地面攪來。四顧無人，又全無遮蔽，大野中，孤伶伶的一個人，不由膽破魂奪。

大自然有時很像戲劇，像今天這種大西北雨的序幕前奏，可名為惡魔與妖巫之出世。正當人們籠罩在這樣恐怖的景象中，膽已破、魂已奪之際，接著便是閃電纏身，霹靂壓頂，在荒野中的人，此時沒有一個不是被震懾得氣脫委頓，匍匐不能起的。好在再接著便是大雨滂沱，再看不見滿天張牙舞爪的黑怪，而閃電與霹靂仍肆虐不已，卻多少為雨勢所遮掩，於是匍匐在地的失魂者，便在雨水的不斷澆淋下，漸漸地蘇醒，而閃光與雷聲也愈來愈遠，轉眼雨過天青，太陽又探出了雲端，樹葉上、草上閃爍著無邊亮晶晶的水珠，一場大西北雨便這樣過去了。你說這是戲劇不是戲劇？

因為是在家屋附近，又為了趕工，直待到閃電與霹靂左右夾擊，前後合攻，我才逃進屋裡。遇到這樣氣勢萬鈞的大西北雨前奏，誰也不能逞英雄，因為此時在天地之間除了它是英雄之外，不准有第二個人是英雄。此時它是無敵的大主宰，任何人都不能不懾服。牛群在原野上狂奔，羊群在哀哀慘叫，樹木在盡力縮矮，哪個敢把手舉得最高，頭伸得最長，定立時被劈殺。

一場為時一小時的大西北雨，到底下了幾公釐的水，雖然沒做過實驗，只覺好像天上的水壩在洩洪似的，是整個倒下來來的。每一雨粒，大概最小還有拇指大，像這樣大的雨粒，竹葉笠是要被打穿的，沒有蓑衣遮蔽，一定被打得遍體發紅。但是本地原是山洪沖積成的沙石層，滲水極快，無論多大，多長久的雨，縱使雨中行潦川流，雨一停，便全部滲入地下，登時又見灰白色的石灰地質，乾淨清爽，出得門來，走在堅硬的庭面路上，一點兒也不沾泥帶水。這是我酷愛這一帶旱地，而不喜歡外邊水田田莊的理由。

㊟ 下雨天真好

琦君

雨下得越來越大。母親一起床，我也跟著起來，顧不得吃早飯，就套上叔叔的舊皮靴，頂著雨在院子裡玩。陰溝裡水滿了，白繡球花瓣飄落在爛泥地和水溝裡。我把阿榮伯給我雕的小木船漂在水溝裡，中間坐著母親給我縫的大紅「布姑娘」。繡球花瓣繞著小木船打轉，一起向前流。我跟著小木船在爛泥地裡踩水，吱嗒吱嗒地響。

天下雨，長工們不下田，都蹲在大穀倉後面彈豆子玩。我把小花貓抱在懷裡，自己再坐在阿榮伯懷裡，等著阿榮伯把一粒粒又香又脆的炒豆子剝了殼送到我嘴裡。豆子吃夠了再吃芝麻糖，嘴巴乾了吃柑子，肚子鼓得跟蜜蜂似的。下雨天真好，有吃有玩，長工們個個疼我，家裡人多，我就不寂寞了。

五月黃梅天，到處黏答答的，母親走進走出地抱怨，父親卻端著宜興茶壺，坐在廊下賞雨。院子裡各種花木，經雨一淋，新綠的枝子頑皮地張開翅膀，托著嬌豔的花朵，父親用旱煙管點著它們告訴我，這是丁香花，那是一丈紅。大理花與劍蘭搶著開，木犀花散布著淡淡的幽香。牆邊那株高大的玉蘭花開了滿樹，下雨天謝得快，我得趕緊爬上去採，採了滿籃子送左右鄰居。玉蘭樹葉上的水珠都是香的，灑了我滿頭滿身。

唱鼓兒詞的總在下雨天從我家後門摸索進來，坐在廚房的長凳上，唱一段「鄭元和學丐」。母親一邊做飯，一邊聽，淚水掛滿了臉頰，拉起青布圍裙擦一下，又連忙盛一大碗滿滿的白米飯，請瞎子先生吃，再給他一大包的米。晚上就讓他在大廳裡唱，請左鄰右舍都來聽。寬敞的大廳正中央燃起了亮晃晃的煤氣燈，發出嘶嘶的聲音。煤氣燈一亮，我就有做喜事的感覺，心裡說不出地開心。雨嘩嘩地越下越大，瞎子先生的鼓咚咚咚地也敲得越起勁。母親和五叔婆聽了眼圈兒都哭得紅紅的，我就只顧吃炒米糕、花生糖。父親卻悄悄地溜進書房作他的「唐詩」去了。

八、九月颱風季節，雨水最多。那時沒有氣象報告預測天氣好壞，全靠有經驗的長工和母親看天色。雲腳長了毛，向西北飛奔，就知道颱風要來了。走廊下堆積如山的穀子，幾天不晒就要發霉，穀子發霉就是一粒粒綠色的麴。母親叫我和小幫工把麴一粒粒揀出來，不然就會越來越多。這工作真好玩，所以我盼望天一直不要晴起來。麴會越來越多，我就可以天天滾在穀子裡揀麴，多高興哪！

◎ 鳥

梁實秋

我愛鳥。

從前我常見提籠架鳥的人，清早在街上溜躑（現在這樣有閒的人少了）。我感覺興味的不是那人的悠閒，卻是那鳥的苦悶。胳膊上架著的鷹，有時頭上蒙著一塊皮子，羽翎不整地蜷伏著不動，哪裡有半點睥睨昂藏的神氣？籠子裡的鳥更不用說，常年的關在柵欄裡，飲啄倒是方便，冬天還有遮風的棉罩，十分地「優待」，但是如果想要「搏扶搖而直上」，便要撞頭碰壁。鳥到了這種地步，我想牠的苦悶，大概是僅次於黏在膠紙上的蒼蠅；牠的快樂，大概是僅優於在標本室裡住著罷？

我開始欣賞鳥，是在四川。黎明時，窗外是一片鳥囀，不是吱吱喳喳的麻雀，不是呱呱噪啼的烏鴉，那一片聲音是清脆的，是嘹亮的。有的一聲長叫，包括著六七個音階；有的只是一個聲音，圓潤而不覺其單調；有時是獨奏，有時是合唱，簡直是一派和諧的交響樂。不知有多少個春天的早晨，這樣的鳥聲把我從夢境喚起。等到旭日高升，市聲鼎沸，鳥就沉默了，不知到哪裡去了。一直等到夜晚，才又聽到杜鵑叫，由遠叫到近，由近叫到遠，一聲急似一聲，竟是淒絕的哀樂。客夜聞此，說不出的酸楚！

在白晝，聽不到鳥鳴，但是看得見鳥的形體。世界上的生物，沒有比鳥更俊俏的。多少樣不知名的小鳥，在枝頭跳躍，有的曳著長長的尾巴，有的翹著尖尖的長喙，有的是胸襟上帶著一塊照眼的顏色，有的是飛起來的時候才閃露一下斑斕的花彩。幾乎沒有例外的，鳥的身軀都是玲瓏飽滿的，細瘦而不乾癟，豐腴而不臃腫，真是減一分則太瘦，增一分則太肥那樣地體態合度，跳盪得那樣輕靈，腳上像是有彈簧。看牠高踞枝頭，臨風顧盼一好銳利的喜悅刺上我的心頭。不知是什麼東西驚動牠了，牠倏地振翅飛去，牠不回顧，牠不徘徊，牠像虹似地一下就消逝了，牠留下的是無限的迷惘。有時候稻田裡佇立著一隻白鷺，拳著一條腿，縮著頸子；有時候「一行白鷺上青天」，背後還襯著黛青的山色和釉綠的梯田。就是抓小雞的鳶鷹，啾啾地叫著，在天空盤旋，也有令人喜悅的一種雄姿。

自從離開四川以後，不再容易看見那樣多型類的鳥的跳盪，也不再容易聽到那樣悅耳的鳥鳴，只是清早遇到煙突冒煙的時候，一群麻雀擠在簷下的煙突旁邊取暖，隔著窗紙有時還能看見伏在窗櫺上的雀兒的映影。

㊦ 與921說再見：20年的生命練習題

劉光瑩

二十年的時間，可以改變什麼？活下來的孩子三十歲了，從開大燈才能睡，進步到可以留小燈就好。整整二十年前的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一點四十七分，臺灣遭遇百年以來最強震，近兩分鐘的天搖地動，讓山河變色、路崩橋斷。路橋重建不難，但留給倖存大人小孩的，卻是一輩子的生命課題。

那一夜，我的家人全沒了

「那天睡到半夜驚醒，突然發現變成趴著，全身不能動，左腳跟頭都好痛、好重，呼吸非常困難，我就開始大叫我弟的名字，聽到旁邊有敲打的声音，那是我弟。我就安慰他說：『沒關係你不要怕，哥哥在旁邊，你不要哭，先睡覺，哥哥等一下想辦法。』然後我就昏倒了……」來自臺中東勢，三十歲出頭的阿倫，描述二十年前的情景，還歷歷在目，連聲音都清晰。

當時念小五的阿倫，被搜救人員從瓦礫堆中救出來後，卻發現整個家都垮了，他是唯一倖存者。爸爸、媽媽、弟弟、妹妹，都不幸罹難。

在這場死傷嚴重的天然災害中，全臺十萬多棟房屋全倒或半倒，超過二千四百人死亡、一萬多人受傷，更留下一百三十四位失去雙親的失依兒，最大的已是十七歲青少年，最小的才剛出生十天，每個人面臨的困難點都不盡相同。

硬體重建，是相對容易的。房屋倒塌後再蓋，可能比原來的更富麗雄偉，很快就會被所有人忘記，這兒曾見證了天崩地坼的時刻。然而，心靈的重建卻沒這麼容易。

「睡不好，就一直哭，到家自己一個人睡的時候還在哭，就覺得說，為什麼是我？為什麼你們都離開了，就丟下、剩下我一個人？就覺得很不公平。」阿倫回憶當時辦完家人告別式後的心情。

目前住在彰化的三十六歲失依兒阿盛也說：「到了扶養家庭覺得很不適應，也常常覺得很孤單，很多次都想，為什麼不讓我跟他們一起離開這個世界算了？」

這麼多令人痛心的問題，不會有答案。

時間久了，傷也不會好

如果說九二一大地震，為臺灣社會帶來了什麼新學習，也許以更健全、開放的態度面對生命與死亡的課題，正是其中一項。

第一步，就是面對和承認傷痛。

仁慈是一種聾子能聽見、盲人能看見的語言。——馬克·吐溫

如果你從未學過手語，對手語也一竅不通，卻誤打誤闖踏入一間只能用手語與服務生溝通，而且僅可用手語點菜的餐廳時，你會如何反應呢？是不假思索的掉頭走人，或是樂於「入境隨俗」，以既來之則安之的開放態度，去體驗及享受一次別開生面的用餐方式？

月前，加拿大多倫多就開了這麼一家備受矚目的餐廳，世界重要媒體無不競相報導，也引發了不少餐廳經營者與老饕們的熱烈討論。這家取名為「手語」（Signs）的餐廳，大概是怕人誤以為是手語學校什麼的，故在它極其醒目的店招下方，標明是餐館與酒吧。

或許，你不免好奇，客人未見得都是聽障人士，若絲毫不懂手語，又如何比手畫腳的點餐，會不會因而鬧出一堆烏龍與笑話？其實，貼心的店家早就設想及此，不懂手語的客人一落座，就可發現菜單、桌面以及四周牆壁皆有手語教學圖示，供顧客臨場現學現賣，如此幾可解決一切點餐、用餐問題，包括與服務生做簡單的交談。

說實在的，聽障人士不易找到穩定的工作，這並非加拿大一國如此，而是舉世皆然的普遍現象，臺灣當然亦不例外。而多倫多這家手語餐廳的老闆，宅心仁厚，他毅然決然的以實際行動服務聽障社群，不但優先錄用聽障者為主力員工，而且也以別出心裁的點餐方式，大力推廣手語，藉此讓人們更進一步了解聽障社會的文化。

可想而知，這樣一家開風氣之先的手語餐廳，能否一炮而紅，或長期經營下去，事先實難逆料，就連店家自己也無絕對把握。所幸它自開張以來，一直大受歡迎，經常一位難求，有意上門者非得早早訂位不可，而這倒不是因為其餐飲有多麼出色，而是大家都想感受一下新的生活體驗，也躍躍欲試的想看看自己能否做到「手語即時通」，順利點餐。

從店家的立場而言，開此餐廳的主要目的，不在於牟利。如今一開張就能夠門庭若市，固然教人喜出望外，但最令他感到欣慰的是，他的初心，獲得祝福；他的發心，獲得廣大社會的回應；他的善心，獲得聽障朋友一致的肯定！

◎ 蘇東坡突圍

余秋雨

我非常喜歡讀林語堂先生的蘇東坡傳，前後讀過多少遍都記不清了，但每次總覺得語堂先生把蘇東坡在黃州的境遇和心態寫得太理想了。語堂先生酷愛蘇東坡的黃州詩文，因此由詩文渲染開去，由酷愛渲染開去，渲染得通體風雅、聖潔。其實，就我所知，蘇東坡在黃州還是很淒苦的，優美的詩文，是對淒苦的掙扎和超越。

蘇東坡在黃州的生活狀態，已被他自己寫給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。信中說：

「得罪以來，深自閉塞，扁舟草履，放浪山水間，與樵漁雜處，往往為醉人所推罵，輒自喜漸不為人識。平生親友，無一字見及，有書與之亦不答，自幸庶幾免矣。」

我初讀這段話時十分震動，因為誰都知道蘇東坡這個樂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。日復一日的應酬，連篇累牘的唱和，幾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內容，他一半是為朋友們活著。但是，一旦出事，朋友們不僅不來信，而且也不回信了。他們都知道蘇東坡是被冤屈的，現在事情大體已經過去，卻仍然不願意寫一兩句哪怕是問候起居的安慰話。蘇東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絕倫、光照中國書法史的筆墨寫成的信，千辛萬苦地從黃州帶出去，卻換不回一丁點兒友誼的信息。我相信這些朋友都不是壞人，但正因為不是壞人，更讓我深長地嘆息。總而言之，原來的世界已在身邊轟然消失，於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跡於樵夫漁民間不被人認識。本來這很可能換來輕鬆，但他又覺得遠處仍有無數雙眼睛注視著自己，他暫時還感覺不到這個世界對自己的詩文仍有極溫暖的回應，只能在寂寞中惶恐。即便這封無關宏旨的信，他也特別注明不要給別人看。日常生活，在家人接來之前，大多是白天睡覺，晚上一個人出去溜達，見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，但絕不喝多，怕醉後失言。

他真的害怕了嗎？也不是。他怕的是麻煩，而絕不怕大義凜然地為道義、為百姓，甚至為朝廷、為皇帝捐軀。他經過「烏臺詩案」已經明白，一個人蒙受了誣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個道理來，你找不到慷慨陳詞的目標，你抓不住從容赴死的理由。你想做個義無反顧的英雄，不知怎麼一來把你打扮成了小丑；你想做個堅貞不屈的烈士，鬧來鬧去卻成了一個深深懺悔的俘虜。無法洗刷，無處辯解，更不知如何來提出自己的抗議，發表自己的宣言。

113 國立台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

國語文朗讀 國中組 題本

一年級 ①~③

二年級 ④~⑥

三年級 ⑦~⑨